



神鵰俠侶

金庸

金庸作品集

神 雕 俠 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雕侠侣/金庸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金庸作品集;)

ISBN7-108-00668-5

I. 神… II. 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2553 号

责任编辑 苑兴华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1000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 第 一 回 风月无情 (1)
- 第 二 回 故人之子 (18)
- 第 三 回 求师终南 (40)
- 第 四 回 全真门下 (62)
- 第 五 回 活死人墓 (85)
- 第 六 回 玉女心经 (107)
- 第 七 回 重阳遗刻 (130)
- 第 八 回 白衣少女 (151)
- 第 九 回 百计避敌 (170)
- 第 十 回 少年英侠 (191)
- 第 十 一 回 百计避敌 (216)
- 第 十 二 回 英雄大宴 (236)
- 第 十 三 回 武林盟主 (260)
- 第 十 四 回 礼教大防 (285)
- 第 十 五 回 东邪门人 (306)
- 第 十 六 回 杀父深仇 (329)
- 第 十 七 回 绝情幽谷 (350)
- 第 十 八 回 公孙谷主 (372)
- 第 十 九 回 地底老妇 (393)
- 第 二 十 回 侠之大者 (418)
- 第 二 十 一 回 襄阳鏖兵 (439)
- 第 二 十 二 回 危城女婴 (461)
- 第 二 十 三 回 手足情仇 (488)
- 第 二 十 四 回 意乱情迷 (506)

第二十五回	内忧外患	(528)
第二十六回	神雕重剑	(551)
第二十七回	斗智斗力	(575)
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烛	(598)
第二十九回	劫难重重	(619)
第三十回	离合无常	(641)
第三十一回	半枚灵丹	(664)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684)
第三十三回	风陵夜话	(712)
第三十四回	排难解纷	(735)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针	(765)
第三十六回	献礼祝寿	(785)
第三十六回	献礼祝寿	(805)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827)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846)
第三十九回	大战襄阳	(872)
第四十回	华山之巅	(889)
后记		(890)

第一回 风月无情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个少女和歌嘻笑，荡舟采莲。她们唱的曲子是北宋大词人欧阳修所作的“蝶恋花”词，写的正是越女莲的情景，虽只寥寥六十字，但季节、时辰、所在、景物以及越女的容貌、衣着、首饰、心情，无一不描绘得历历如见，下半阙更是写景中有叙事，叙事中挟抒情，自近而远，余意不尽。欧阳修在江南为官日久，吴山越水，柔情密意，尽皆融入长短句中。宋人不论达官贵人，或是里巷小民，无不以唱词为乐，是以柳永新词一出，有井水处皆歌，而江南春岸折柳，秋湖采莲，随伴的往往便是欧词。

时当南宋理宗年间，地处嘉兴南湖。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满。这一阵歌声传入湖边一个道姑耳中。她在一排柳树下悄立已久，晚风拂动她杏黄色道袍的下摆，拂动她颈中所插拂尘的万缕柔丝，心头思潮起伏，当真亦是“芳心只共丝争乱”。只听得歌声渐渐远去，唱的是欧阳修另一首“蝶恋花”词，一阵风吹来，隐隐送来两句：“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歌声刚歇，便是一阵格格娇笑。

那道姑一声长叹，提起左手，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喃喃自语：“那又有甚么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在那道姑身后十余丈处，一个青袍长须的老者也是一直站立不动，只有当“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那两句传到之时，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

小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滑过，舟中五个少女中三人十五六岁上下，另外两个都只九岁。两个幼女是中表之亲，表姊姓程，单名一个英字，表妹姓陆，名无双。两人相差半岁。

三个年幼少女唱着歌儿，将小舟从荷叶丛中荡将出来。程英道：“表妹你瞧，这位老伯伯还在这儿。”说着伸手指向垂柳下的一人。

那人满头乱发，胡须也是蓬蓬松松如刺猬一般，须发油光乌黑，照说年纪不大，可是满脸皱纹深陷，却似七八十岁老翁，身穿蓝布直缀，颈中挂着个婴儿所用的锦缎围涎，围涎上绣着幅花猫扑蝶图，已然陈旧破烂。

陆无双道：“这怪人在这儿坐了老半天啦，怎么动也不动？”程英道：“别叫怪人，要叫‘老伯伯’。你叫他怪人，他要生气的。”陆无双笑道：“他还怪吗？这么老了，头颈里却挂了个围涎。他生了气，要是胡子都翘了起来，那才好看呢。”从小舟中拿起一个莲蓬，往那人头上掷去。

小舟与那怪客相距数丈，陆无双年纪虽小，手上劲力竟自不弱，这一掷也是甚准。程英叫了声：“表妹！”待要阻止，已然不及，只见那莲蓬迳往怪客脸上飞去。那怪客头一仰，已咬住莲蓬，也不伸手去拿，舌头卷处，咬住莲蓬便大嚼起来。五个少女见他竟不剥出莲子，也不怕苦涩，就这么连瓣连衣的吞吃，互相望了几眼，忍不格格而笑，一面划船近前，走上岸来。

程英走到那人身边，拉一拉他衣襟，道：“老伯伯，这样不好吃的。”从袋里取出一个莲蓬，劈开莲房，剥出十几颗莲子，再将莲子外的青皮撕开，取出莲子中苦味的芯儿，然后递在怪客手里。那怪客嚼了几口，但觉滋味清香鲜美，与适才所吃的大不相同，裂嘴向程英一笑，点了点头。程英又剥了几枚莲子递给他。那怪客将莲子抛入口中，一阵乱嚼，仰天说：“跟我来！”说着大踏步向西便走。

陆无双一拉程英的手，道：“表姊，咱们跟他去。”三个女伴胆小，忙道：“快回家去罢，别走远了惹你娘骂。”陆无双肩肩嘴扮个鬼脸，见那怪客走得甚快，说道：“你不来算啦。”放脱表姊的手，向前追去。程英与表姊一同出来玩耍，不能撇下她自归，只得跟去。那三个女伴虽比她们大了好几岁，但个个怕羞胆怯，只叫了几声，便见那怪客与程陆二人先后走入了桑树后。

那怪客走得甚快，见程陆二人脚步小跟随不上，先还停步等了几次，到后来不耐烦起来，突然转身，长臂伸处，一手一个，将两个女孩儿挟在腋下，飞步而行。二女只听耳边风声飒然，路上的石块青草不住在眼前移动。陆无双害怕起来，叫道：“放下我，放下我！”那怪客那里理她，反而走得更快了。陆无双仰起头来，张口往他手掌缘上猛力咬去。那怪客手掌一碰，只把她牙齿撞得隐隐生痛。陆无双只得松开牙齿，一张嘴可不闲着，拚命的大叫大嚷。程英却是默不作声。

那怪客又奔一阵，将二人放下地来。当地是个坟场。程英的小脸吓成惨白，陆无双却胀得满脸通红。程英道：“老伯伯，我们要回家了，不跟你玩啦！”

那怪客两眼瞪视着她，一言不发。程英见他目光之中流露出一股哀愁凄惋、自怜自伤的神色，不自禁的起了同情之心，轻轻道：“要是没人陪你玩，明天你再到湖边来，我剥莲子给你吃。”那怪客叹道：“是啊，十年啦，十年来都没人陪我玩。”突然间目现凶光，恶狠狠的道：“何沅君呢？何沅君到那里去了？”

程英见他突然间声色俱厉，心里害怕，低声道：“我……我……我不知道。”那怪客抓住她手臂，将她身子摇了几摇，低沉着嗓子道：“何沅君呢？”程英给他吓得几欲哭了出来，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却始终没有流下。那怪客咬牙切齿的道：“哭啊，哭啊！你干吗不哭？哼，你在十年前就是这样。我不准你嫁给他，你说不舍得离开我，可是非跟他走不可。你说感激我对你的恩情，离开我心里很是难过，呸！都是骗人的鬼话。你要是真的伤心，又为甚么哭？”

他狠狠的凝视着程英。程英早给吓得脸无人色，但泪水总是没掉下来。那怪客用力摇幌她的身子。程英牙齿咬住嘴唇，心中只说：“我不哭，我不哭！”那怪客道：“哼，你不肯为我掉一滴眼泪，连一滴眼泪也舍不得，我活着还有甚么用？”猛然放脱程英，双腿一弯，矮着身子，往身旁一块墓碑上撞去，砰的一声，登时晕了过去，倒在地下。

陆无双叫道：“表姊，快逃。”拉着程英的手转身便走。程英奔出几步，只见怪客头上汨汨冒血，心中不忍，道：“老伯伯别撞死啦，瞧瞧他去。”陆无双道：“死了，那不变了鬼么？”程英吃了一惊，既怕他变鬼，又怕他忽然醒转，再抓住自己说些古里古怪的疯话，可是见他满脸鲜血，实在可怜，自己安慰自己：“老伯伯不是鬼，我不怕，他不会再抓我。”一步步的缓缓走近，叫道：“老伯伯，你痛么？”

怪客呻吟了一声，却不回答。程英胆子大了些，取手帕给他按住伤口。但他这一撞之势着实猛恶，头上伤得好生厉害，转瞬之间，一条手帕就给鲜血浸透。她用左手紧紧按住伤口，过了一会，鲜血不再流出。怪客微微睁眼，见程英坐在身旁，叹道：“你又救我作甚？还不如让我死了乾净。”程英见他醒转，很是高兴，柔声道：“你头上痛不痛？”怪客摇摇头，凄然道：“头上不痛，心里痛。”程英听得奇怪，心想：“怎么头上破了这么一大块，反而头上不痛心里痛？”当下也不多问，解下腰带，给他包扎好了伤处。

怪客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道：“你是永不肯再见我的了，那么咱们就这么分手了么？你一滴眼泪也不肯为我流么？”程英听他这话说得伤心，又见他一张丑脸虽然鲜血斑斑的甚是怕人，眼中却满是恳求之色，不禁心中酸楚，两滴泪水夺眶而出。怪客见到她的眼泪，脸上神色又是欢喜，又是凄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程英见他哭得心酸，自己眼泪更如珍珠断线般从脸颊上滚将下来，轻轻伸出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陆无双见他二人莫名其妙的搂着痛哭，一股笑意竟从心底直透上来，再也忍耐不住，纵声哈哈大笑。

那怪客听到笑声，仰天叹道：“是啊，嘴里说永远不离开我，年纪一大，便将过去的说话都忘了，只记着这个新相识的小白脸。你笑得可真开心啊！”低头仔细再瞧程英，说道：“是的，是的，你是阿沅，是我的小阿沅。我不许你走，不许你跟那小白脸畜生走。”说着紧紧抱住了程英。

陆无双见他神情激动，却也不敢再笑了。

怪客道：“阿沅，我找到你啦。咱们回家去罢，你从今以后，永远跟着爹爹在一起。”

程英道：“老伯伯，我爹爹早死了。”怪客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你的义父啊，你不认得了吗？”程英微微摇头，道：“我没有义父。”怪客大叫一声，狠狠将她推开，喝道：“阿沅，你连义父也不认了？”程英道：“老伯伯，我叫程英，不是你的阿沅。”

那怪客喃喃的道：“你不是阿沅？不是我的阿沅？”呆了半晌，说道：“嗯，二十多年之前，阿沅才似你这般大。现今阿沅早长大啦，早大得不要爹爹啦。她心眼儿中，就只陆展元那小畜生一个。”陆无双“啊”的一声，道：“陆展元？”

怪客双目瞪视着她，问道：“你认得陆展元，是不是？”陆无双微微笑道：“我自然认得，他是我大伯。”那怪客突然满脸都是狼戾之色，伸手抓住陆无双两臂，问道：“他……他……这小畜生在那里？快带我去找他。”陆无双甚是害怕，脸上却仍是带着微笑，颤声道：“我大伯住得很近，你真的要去找他？嘻嘻！”怪客道：“是，是！我在嘉兴已整整找了三天，就是要找这小畜生算帐。小娃娃，你带我去，老伯伯不难为你。”语气渐转柔和，说着放开了手掌。陆无双右手抚摸左臂，道：“我给你得抓得好痛，我大伯住在那里忘记了。”

那怪客双眉直竖，便欲发作，随即想到欺侮这样一个小女孩甚是不该，丑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伸手入怀，道：“是公公不好，给你陪不是啦。公公给糖果你吃。”可是一只手在怀里伸不出来，显然是摸不到甚么糖果。

陆无双拍手笑道：“你没糖，说话骗人，也不害羞。好罢，我跟你讲，我大伯就住在那边。”手指远处两株高耸的大槐树，道：“就在那边。”

怪客长臂伸出，又将两人挟在腋下，飞步向双槐树奔去。他急冲直行，遇到小溪阻路，踪跃即过。片刻之间，三人已到了双槐之旁。那怪客放下两人，却见槐树下赫然并列着两座坟墓，一座墓碑上写着“陆公展元之墓”六字，另一碑下则是“陆门何夫人之墓”七字。墓畔青草齐膝，显是安葬已久。

怪客呆呆望着墓碑，自言自语：“陆展元这小畜生死了？几时死的？”陆无双笑嘻嘻的道：“死了有三年啦。”那怪客冷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取他狗命。”说着仰天哈哈大笑。笑声远远传了出去，声音中充满哀愁愤懑，殊无欢乐之意。

此时天色向晚，绿杨青草间已笼上淡淡烟雾。陆无双拉拉表姊的衣袖，低声道：“咱们回去罢。”那怪客道：“小白脸死了，阿沅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要接她回大理去。喂，小娃娃，你带我去找你……找你那个死大伯的老婆去。”陆无双向墓碑一指，道：“你不见吗？我大妈也死了。”

怪客纵身跃起，叫声如雷，猛喝：“你这话是真是假？她，她也死了？”陆无双脸色苍白，颤声道：“爹爹说的，我大伯死了之后，大妈跟着也死了。我不知

道,我不知道。你别吓我,我怕!”怪客捶胸大叫:“她死了,她死了?不会的,你还没见过我面,决不能死。我跟你说过的,十年之后我定要来见你。你……你怎么不等我?”

他狂叫猛跳,势若疯虎,突然横腿扫出,“喀”的一声,将右首那株大块树只踢得不住摇晃,枝叶簌簌作响。程英和陆无双手拉着手,退得远远的,那敢近前?只见他忽地抱住那株槐树用力摇晃,似要拔将起来。但那槐树干粗枝密,却那里拔得它起?他高声大叫:“你亲口答应的,难道就忘了吗?你说定要和我再见一面。怎么答应的事不算数?”喊到后来,声音渐渐嘶哑。他蹲下身子,双手运劲,头上热气缓缓冒起,有如蒸笼,手臂上肌肉虬结,弓身拔背,猛喊一声:“起!”那槐树始终未能拔起,可是喀喇一声巨响,竟尔从中断为两截。他抱着半截槐树发了一阵呆,轻声道:“死了,死了!”举起来奋力掷出,半截槐树远远飞了出去,有如在半空张了一柄伞。

他呆立墓前,喃喃的道:“不错,陆门何夫人,那就是阿沅了。”眼睛一花,两块石碑幻成了两个人影。一个是拈花微笑、明眸流盼的少女,另一个却是长身玉立、神情潇的少年。两人并肩而立。

那怪客睁眼骂道:“你诱拐我的乖女儿,我一指点死你。”伸出右手食指,欺身直进,猛往那少年胸口点去,突觉食指剧痛,几欲折断,原来这一指点中了石碑,那少年的身影却隐没不见了。怪客大怒,骂道:“你逃到那里去?”左掌随着击出,一掌双发,拍拍两响,都击在碑上。他愈打愈怒,掌力也愈来愈是凌厉,打得十余掌,手掌上已是鲜血淋漓。

程英心中不忍,劝道:“老伯伯,别打了,你可打痛了自己的手。”那怪客哈哈大笑,叫道:“我不痛,我要打死陆展元这小畜生。”

他正自纵身大笑,笑声忽尔中止,呆了一呆,叫道:“我非见你的面不可,非见你的面不可。”双手猛力探出,十根手指如锥子般插入了那座“陆门何夫人”坟墓的坟土之中,待得手臂缩回,已将坟土抓起了两大块。只见他两只手掌有如铁铲,随起随落,将坟土一大块一大块的铲起。

程陆二人吓得脸无人色,不约而同的转身便逃。那怪客全神贯注的挖坟,浑没留意。二人急奔一阵,直到转了好几个弯,不见怪客追来,这才稍稍放心。二人不识途径,沿路向乡人打听,直到天色大黑,方进陆家庄大门。

陆无双张口直嚷:“不好啦,不好啦!爸爸、妈妈快来,那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飞跑着进大厅,只见父亲陆立鼎正抬起了头,呆呆的望着墙壁。

程英跟着进厅,和陆无双顺着他眼光瞧去,却见墙上印着三排手掌印,上面两个,中间两个,下面五个,共是九个。每个掌印都是殷红如血。

陆立鼎听着女儿叫嚷,忙问:“你说甚么?”陆无双叫道:“那个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陆立鼎一惊,站起身来,喝道:“胡说!”程英道:“姨丈,是真的啊。”陆立鼎知道自己女儿刁钻顽皮,精灵古怪,但程英却从不说谎,问道:“甚

么事？”陆无双咕咕咯咯的将适才的事说了一遍。

陆立鼎心知不妙，不待她说完，从壁上摘下单刀，朝兄嫂坟上急奔而去。奔到坟前，只见不但兄嫂的坟墓已被破，连二人的棺木也都打开了。当他听到女儿说起有人挖坟，此事原在意料之中，但亲眼见到，仍是不禁心中怦怦乱跳。棺中尸首却已踪影全无，棺木中的石灰、纸筋、棉垫等已凌乱不堪。他定了定神，只见两具棺木的盖上留着许多铁器崩凿印痕，不由得既悲且愤、又惊又疑，刚才没细问女儿，不知这盗尸恶贼跟兄嫂有何深仇大怨，在他们死后尚来毁尸泄愤？当即提刀追赶。

他一身武功都是兄长陆展元所传，生性淡泊，兼之家道殷实，一生席丰履厚，从不到江湖上行走，可说是全无阅历，又乏应变之才，不会找寻盗尸贼的痕迹，兜了个圈子后又回到坟前，更无半点主意，呆了半晌，只得回家。

他走进大厅，坐在椅中，顺手将单刀挂在椅边，望着墙上的九个血手印呆呆出神。心中只是想：“哥哥临死之时曾说，他有个仇家，是个道姑，名叫李莫愁，外号‘赤练仙子’，武功既高，行事又是心狠手辣。预料在他成亲之后十年要来找他夫妻报仇。那时他说：‘我此病已然不治，这场冤仇，那赤练仙子是报不成的了。在过三年，便是她来报仇之期，你无论如何要劝你嫂子远远避开。’我当时含泪答应，不料嫂子在我哥哥逝世当晚便即自刎殉夫。哥哥已去世三年，算来正是那道姑前来报仇之期，可是我兄嫂既已去世，冤仇甚么的自也一笔勾销，那道姑又来干甚么？哥哥又说，那道姑杀人之前，往往先在那人家中墙上或是门上印上血手印，一个手印便杀一人。我家连长工婢女总共也不过七人，怎地她印上了九个手印？啊，是了，她先印上血手印，才得知我兄嫂已死，便再派人去掘坟盗尸？这……这女魔头当真恶毒……我今日一直在家，这九个血手印却是几时印下的？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此人……此人……”想到此处，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背后脚步细碎，一双柔软的小手蒙住了他双眼，听得女儿的声音说道：“爹爹，你猜我是谁？”这是陆无双自小跟父亲玩惯了的玩意，她三岁时伸手蒙住父亲双目，说：“爹爹，你猜我是谁？”令父母大笑了一场，自此而后，每当父亲闷闷不乐，她总是使这法儿引他高兴。陆立鼎纵在盛怒之下，被爱女这么一逗，也必怒气尽消。但今日他却再无心思与爱女戏嬉，拂开她的双手，道：“爹爹没空，你到里面玩去！”

陆无双一呆，她自小得父母宠爱，难得见他如此不理睬自己，小嘴一撅，要待撒娇跟父亲不依，只见男仆阿根匆匆进来，垂手禀道：“少爷，外面来了客人。”陆立鼎挥挥手道：“你说我不在家。”阿根道：“少爷，那大娘不是要见你，是过路人要借宿一晚。”陆立鼎惊道：“甚么？是娘们？”阿根道：“是啊，那大娘还带了两个孩子，长得怪俊的。”陆立鼎听说那女客还带着两个孩子，稍稍放心，道：“她不是道姑？”阿根摇摇头道：“不是。穿得乾乾淨净的，瞧上去倒是好人

家的大娘。”陆立鼎道：“好罢，你招呼她到客房安息，饭菜相待就是。”阿根答应着去了。陆无双道：“我也瞧瞧去。”随后奔出。

陆立鼎站起身来，正要入内与娘子商议如何应敌，陆二娘已走到厅上。陆立鼎将血手印指给她看，又说了坟破尸失之事。陆二娘皱眉道：“两个孩子送到那里去躲避？”陆立鼎指着墙上血印道：“两个孩子也在数内，这魔头既按下了血手印，只怕轻易躲避不了。嘿，咱两个枉自练了这些年武功，这人进出我家，我们没半点知觉，这……这……”陆二娘望着白墙，抓住椅背，道：“为甚么九个指印？咱们家里可只有七口。”

她两句话出口，手足酸软，怔怔的望着丈夫，竟要流下泪来。陆立鼎伸手扶住她臂膀，道：“娘子，事到临头，也不必害怕。上面这两个手印是要给哥哥和嫂子的，下面两个自然是打在你我身上了。第三排的两个，是对付无双和小英。最后三个，打的是阿根和两名丫头。嘿嘿，这才叫血溅满门啊。”陆二娘颤声道：“哥哥嫂子？”陆立鼎道：“不知这魔头跟哥哥嫂子有甚么大仇，兄嫂死了，她仍要派人从坟里掘出他们遗体来折辱。”陆二娘道：“你说那疯子是她派来的？”陆立鼎道：“这个自然。”陆二娘见他满脸汗水尘土，柔声道：“回房去擦个脸，换件衣衫，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陆立鼎站起身来，和她并肩回房，说道：“娘子，陆家满门今日若是难逃一死，也让咱们死得不堕了兄嫂的威名。”陆二娘心中一酸，道：“二爷说得是。”两人均想，陆立鼎虽然藉藉无名，他兄长陆展元、何沅君夫妇却是侠名震于江湖，嘉兴陆家庄的名头在武林中向来是无人胆敢小觑的。

二人走到后院，忽听得东边壁上喀的一响，高处有人。陆立鼎抢上一步，挡住妻子身前，抬头看时，却见墙头上坐着一个男孩，伸手正去摘凌霄花。又听墙脚边有人叫道：“小心啦，莫掉下来。”原来程英、陆无双和一个男孩守在墙边花丛之后。陆立鼎心想：“这两个孩儿，想是来借宿那家人的，怎么如此顽皮？”

墙头那男孩摘了一朵花。陆无双叫道：“给我，给我！”那男孩一笑，却向程英掷去。程英伸手接过，递给表妹。陆无双恼了，拿过花儿丢在地下，踏了几脚，嗔道：“希罕么？我才不要呢。”陆氏夫妇见孩儿们玩得起劲，全不知一场血腥大祸已迫在眉睫，叹了口气，同进房中。

程英见陆无双踏坏花朵，道：“表妹，你又生甚么气啦？”陆无双小嘴撇起，道：“我不要他的，我自己采。”说着右足一点，身子跃起，已抓住一根花架上垂下来的紫藤，这么一借力，又跃高数尺，迳往一株银桂树的枝干上窜去。墙头那男孩拍手喝采，叫道：“到这里来！”陆无双双手拉着桂花树枝，在空中荡了几下，松手放树，向着墙头扑去。

以她所练过的这一点微末轻功，这一扑实是大大为危险，只是她气恼那男孩把花朵抛给表姊而不给自己，女孩儿家在生人面前要强好胜，竟不管三七二十

一的从空中飞跃过去。那男孩吃了一惊，叫道：“留神！”伸手相接。他若不伸出手去，陆无双原可攀到墙头，但在半空中见到男孩要来相拉，叱道：“让开！”侧身要避开他双手。那空中转身之技是极上乘的轻功，她曾见父亲使过，但连她母亲也不会，她一个小小女孩又怎会使？这一转身，手指已攀不到墙头，惊叫一声“啊哟”直坠下来。

墙脚下那男孩见她跌落，飞步过来，伸手去接。墙高一丈有余，陆无双身子虽轻，这一跌下来力道可是甚大，那男孩一把抱住了她腰身，两人重重的一齐摔倒。只听喀喀两响，陆无双左腿腿骨折断，那男孩的额角撞在花坛石上，登时鲜血喷出。

程英与另一个男孩见闯了大祸，忙上前相扶。那男孩慢慢站起身来，按住额上创口，陆无双却已晕了过去。程英抱住表妹，大叫：“姨丈，阿姨，快来！”

陆立鼎夫妇听得叫声，从房中奔出，见到两个孩子负伤，又见一个中年妇人从西厢房快步出来，料想是那前来借宿的女子。只见她抢着抱起陆无双与那男孩走向厅中，她不替孩子止血，却先给陆无双接续断了的腿骨。陆二娘取过布帕，给那男孩头上包扎了，过去看女儿腿伤。

那妇人在陆无双断腿内侧的“白海穴”与膝后“委中穴”各点一指，止住她的疼痛，双手持定断腿两边，待要接骨。陆立鼎见她出手利落，点穴功夫更是到家，心中疑云大起，叫道：“大娘是谁？光临舍下有何指教？”那妇人全神贯注的替陆无双接骨，只嗯了几声，没答他问话。

就在此时，忽然屋顶上有人哈哈一笑，一个女子声音叫道：“但取陆家一门九口性命，余人快快出去。”那妇人正在接骨，猛听得屋顶上呼喝之声，吃了一惊，不自禁的双手一扭，咯的一声，陆无双剧痛之下，大叫一声，又晕了过去。

各人一齐抬硕，只见屋檐边站着一个小少年道姑，月光映在她脸上，看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背插长剑，血红的剑绦在风中猎猎作响。陆立鼎朗声道：“在下陆立鼎。你是李仙姑门下的么？”

那小道姑嘴角一歪，说道：“你知道就好啦！快把你妻子、女儿，婢仆尽都杀了，然后自尽，免得我多费一番手脚。”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不徐不疾，竟是将对方半点没放在眼里。

陆立鼎听了这几句话只气得全身发颤，说道：“你……你……”一时不知如何应付，待要跃上与她厮拚，却想对方年幼，又是女子，可不便当真跟她动手，正踌躇间，忽觉身旁有人掠过，那前来借宿的妇人已纵身上屋，手挺长剑，与那小道姑斗在一起。

那妇人穿一件“色衫裙”，小道姑穿的是杏黄道袍，月光下只见灰影与黄影盘旋飞舞，夹杂着一道寒光，偶而发出几下兵刃碰撞之声。陆立鼎武功得自兄长亲传，虽然从未临敌经历，眼光却是不弱，于两人剑招瞧得清清楚楚。见小道姑手中一柄长剑守忽转攻，攻倏变守，剑法甚是凌厉。那妇人凝神应敌，乘隙

递出招数。斗然间听得铮的一声，双剑相交，小道姑手中长剑飞向半空。她急跃退后，俏脸生晕，叱道：“我奉师命来杀陆家满门，你是甚么人，却来多管闲事？”

那妇人冷笑道：“你师父若有本事，就该早寻陆展元算帐，现下明知他死了，却来找旁人的晦气，羞也不羞？”小道姑右手一挥，三枚银针喷射而出，两枚打向那妇人，第三枚却射向站在天井中的陆立鼎。这一下大是出人意外，那妇人挥剑击开，陆立鼎低声怒叱，伸两指钳住了银针。

小道姑微微冷笑，翻身下屋，只听得脚步声细碎，飞快去了。那妇人跃回庭中，见陆立鼎手中拿着银针，忙道：“快放下！”陆立鼎依言掷下。那妇人挥剑割断自己一截衣带，立即将他右手手腕牢牢缚住。

陆立鼎吓了一跳，道：“针上有毒？”那妇人道：“剧毒无比。”当即取出一粒药丸给他服下。陆立鼎只觉食中两指麻木不仁，随即肿大。那妇人忙用剑尖划破他两根手指的指心，但见一滴滴的黑血渗了出来。陆立鼎大骇，心道：“我手指又未破损，只碰了一下银针就如此厉害，若是给针尖刺破一点，那里还有命在？”当下向那妇人施了一礼，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不敢请问大娘高姓。”

那妇人道：“我家官人姓武，叫作武三通。”陆立鼎一凛，说道：“原来是武三娘子。听说武前辈是云南大理一灯大师的门下，不知是否？”武三娘道：“正是。一灯大师是我家官人的师父。小妇人从官人手里学得一些粗浅武艺，当真是班门弄斧，可教陆爷见笑了。”陆立鼎连声称谢援手之德。他曾听兄长说起，生平所见武学高手，以大理一灯大师门下的最是了得：一灯大师原为大理的国君，避位为僧后有“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随侍，其中那农夫名叫武三通，与他兄长颇有嫌隙，至于如何结怨，则未曾明言。可是武三娘不与己为敌，反而出手逐走赤练仙子的弟子，此中缘由实在难以索解。

各人回进厅堂。陆立鼎将女儿抱在怀内，见她已然苏醒，脸色惨白，但强自忍痛，竟不哭泣，不禁甚是怜惜。武三娘叹道：“这女魔头的徒儿一去，那魔头立即亲至。陆爷，不是我小看你，凭你夫妇两人，再加上我，万万不是那魔头的对手。但我逃也逃也，咱们听天由命，便在这儿等她来罢！”

陆二娘问道：“这魔头到底是何等样人？和咱家又有甚么深仇大怨？”武三娘向陆立鼎望了一眼，道：“难道陆爷没跟你说过？”陆二娘道：“他说只知此事与他兄嫂有关，其中牵涉到男女情爱，他也并不十分明白。”

武三娘叹了口气道：“这就是了。我是外人，说一下不妨。令兄陆大爷十余年前曾去大理。那魔头赤练仙子李莫愁现下武林中人闻名丧胆，可是十多年前却是个美貌温柔的好女子，那时也并未出家。也是前生的冤孽，她与令兄相见之后，就种下了情苗。后来经过许多纠葛变故，令兄与令嫂何沅君成了亲。说到令嫂，却又不不得不提拙夫之事。此事言之有愧，但今日情势紧迫，我也只好说了。这个何沅君，本来是我们的义女。”

陆立鼎夫妇同时“啊”的一声。

武三娘轻抚那受伤男孩的肩膀，眼望烛火，说道：“令嫂何沅君自幼孤苦，我夫妇收养在家，认作义女，对她甚是怜爱。后来她结识了令兄，双方情投意合，要结为夫妇。拙夫一来不愿她远嫁，二来又是固执得紧，说江南人狡猾多诈，十分靠不住，无论如何不肯答允。阿沅却悄悄跟着令兄走了。成亲之日，拙夫和李莫愁同时去跟新夫妇为难。喜宴座中有一位大理天龙寺的高僧，出手镇住两人，要他们冲着他的面子，保新夫妇十年平安。拙夫与李莫愁当时被迫答应十年内不跟新夫妇为难。拙夫愤激过甚，此后就一直疯疯癫癫，不论他的师友和我如何相劝，总是不能开解，老是算算这十年的日子。屈指算来，今日正是十年之期，想不到令兄跟阿沅……唉，却连十年的福也享不到。”说着垂下头来，神色凄然。

陆立鼎道：“如此说来，掘坟盗我兄嫂遗体的，便是尊夫了。”武三娘深有惭色，道：“刚才听府上两位小姐说起，那确是拙夫。”陆立鼎佛然道：“尊夫这等行径，可大大的不是了。这本来也不是甚么怨仇，何况我兄嫂已死，就算真有深仇大怨，也是一了百了，却何以来盗他遗体，这算甚么英雄好汉？”论到辈份，武氏夫妇该是尊长，但陆立鼎心下愤怒，说话间便不叙尊卑之礼。武三娘叹道：“陆爷责备得是，拙夫心智失常，言语举止，往往不通情理。我今日携这两个孩儿来此，原是防备拙夫到这里来胡作非为。当今之世，只怕也只有我一人，他才忌惮三分了。”说到这里，向两个孩子道：“向陆爷陆二娘叩头，代你爹爹谢罪。”两个孩子拜了下去。

陆二娘忙伸手扶起，问起名字，那摔破额角的叫做武敦儒，是哥哥，弟弟叫做武修文。两人相差一岁，一个十二，一个十一，武学名家的两个儿子，却都取了个斯文名字。武三娘言道，他夫妇中年得子，深知武林中的险恶，盼望儿子弃武学文，可是两个孩儿还是好武，跟他们的名字沾不上边儿。

武三娘说了情由，黯然叹息，心想：“这番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别的话却是不足为外人道了。”原来何沅君长到十七八岁时，亭亭玉立，娇美可爱，武三通对她似乎已不纯是义父义女之情。以他武林豪侠的身份，自不能有何逾份的言行，本已内心郁结，突然见她爱上了一个江南少年，竟是狂怒不能自己。至于他说“江南人狡猾多诈，十分靠不住”，除了敌视何沅君的意中人外，也因当年受黄蓉的欺骗，替郭靖托下压在肩头的黄牛、大石，弄得不能脱身，虽然后来与靖蓉二人和解了，但“江南人狡猾多诈”一节，却是深印脑中。

武三娘又道：“万想不到拙夫没来，那赤练仙子却来寻府上的晦气……”说到这里，忽听屋上有人叫道：“儒儿，文儿，给我出来！”这声音来得甚是突然，丝毫不闻屋瓦上有脚步之声，便忽然有人呼叫。陆氏夫妇同时一惊，知是武三通到了。程英与陆无双也认出是吃莲蓬怪客的声音。

只见人影幌动，武三通飞身下屋，一手一个，提了两个儿子上屋而去。武

三娘大叫：“喂，喂，你来见过陆爷、陆二娘，你取去的那两具尸体呢？快送回来……”武三通全不理睬，早去得远了。

他乱跑一阵，奔进一座树林，忽然放下修文，单单抱着敦儒，走得影踪不见，竟把小儿子留在树林之中。

武修文大叫：“爸爸，爸爸！”见父亲抱着哥哥，早已奔出数十丈外，只听得他远远叫道：“你等着，我回头再来抱你。”武修文知道父亲行事向来颠三倒四，倒也不以为异。黑夜之中一个人在森林里虽然害怕，但想父亲不久回来，当下坐在树边等待。过得良久，父亲始终不来，他自言自语：“我找妈去！”向着来陆家庄的路摸索回去。

那知江南乡间阡陌纵横，小路弯来绕去，纵在白日也是难认，何况黑夜之中？他越走道路越是狭窄，数次踏入了田中，双脚全是烂泥。到后来竟摸进了一片树林之中，脚下七高八低，望出来黑漆一团。他急得想哭，大叫：“爸爸，爸爸！妈妈，妈妈！”静夜中那里有人答应？却听得咕嘘、咕嘘几声，却是猫头鹰的啼声。他曾听人言道，猫头鹰最爱数人眉毛的根数。若是被它数得清楚，立即毙命，当即伸指沾了唾液，沾湿眉毛，好教猫头鹰难以计数。但猫头鹰还是不住啼鸣，他靠在树干上伸指紧紧揪住双眉，不敢稍动，心中只是怦怦乱跳，过了一会，终于合眼睡着了。

睡到天明，迷糊中听得头顶几下清亮高亢的啼声，他睁开眼来，抬头望去，只见两只极大的白色大鹰正在天空盘旋翱翔，双翅横展，竟达丈许。他从未见过这般大鹰，凝目注视，只觉又是奇怪，又是好玩，叫道：“哥哥，快来看大鹰！”一时没想到只自己孤身一人，自来形影不离的哥哥却已不在身边。

忽听得背后两声低啸，声音娇柔清脆，似出于女孩子之口。两只大鹰又盘旋了几个圈子，缓缓下降。武修文回过头来，只见树后走出一个女孩，向天空招手，两只大鹰敛翅飞落，站在她的身畔。那女孩向武修文望了一眼，抚摸两只大鹰之背，说道：“好雕儿，乖雕儿。”武修文心想：“原来这两只大鹰是雕儿。”但见双雕昂首顾盼，神骏非常，站在地下比那女孩还高。

武修文走近说道：“这两只雕儿是你家养的么？”那女孩小嘴微撇，做了个轻蔑神色，道：“我不认得你，不跟你玩。”武修文也不以为忤，伸手去摸雕背。那女孩一声轻哨，那雕儿左翅突然扫出，劲力竟是极大，武修文没提防，登时摔了个筋斗。

武修文打了个滚站起，望着双雕，心下好生羡慕，说道：“这对雕儿真好，肯听你话。我回头要爹爹也去捉一对来养了玩。”那女孩道：“哼，你爹爹捉得着么？”武修文连讨三个没趣，讪讪的很是不好意思，定睛瞧时，只见她身穿淡绿罗衣，颈中挂着一串明珠，脸色白嫩无比，犹如奶油一般，似乎要滴出水来，双目流动，秀眉纤长。武修文虽是小童，也觉她秀丽之极，不由自主的心生亲近之意，但见她神色凛然，却又不禁感到畏缩。

那女孩右手抚摸雕背，一双眼珠在武修文身上滚了一转，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怎么一个儿出来玩？”武修文道：“我叫武修文，我在等我爹爹啊。你呢？你叫甚么？”那女孩扁了扁小嘴，哼的一声，道：“我不跟野孩子玩。”说着转身便走。武修文呆了一呆，叫道：“我不是野孩子。”一边叫，一边随后跟去。

他见那女孩约莫比自己小着两三岁，人矮腿短，自己一发足便可追上，那知他刚展开轻功，那女孩脚步好快，片刻间已奔出数丈，竟把他远远抛在后面。她再奔几步，站定身子，回头叫道：“哼，你追得着我么？”武修文道：“自然追得着。”立即提气急追。

那女孩回头又跑，忽然向前疾冲，躲在一株松树后面。武修文随后跟来，那女孩瞧他跑得近了，斗然间伸出左足，往他小腿上绊去。武修文全没料到，登时向前跌出。他忙使个“铁树桩”想定住身子，那女孩右足又出，向他臀部猛力踢去。武修文一跤直摔下去，鼻子刚好撞在一块小尖石上，鼻血流出，衣上点点斑斑的尽是鲜血。

那女孩见血，不禁慌了，登时没做理会处，只想拔腿逃走，忽然身后有人喝道：“芙儿，你又在欺侮人了，是不是？”那女孩并不回头，辩道：“谁说的？他自己摔跤，管我甚么事？你可别跟我爹爹乱说。”武修文按住鼻子，其实也不很疼，只是见到满手鲜血，心下惊慌。他听得女孩与人说话，转过身来，见是个撑着铁拐的跛足老者。那人两鬓如霜，形容枯槁，双眼翻白，是个瞎子。

只听他冷笑道：“你别欺我瞧不见，我甚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这小妞儿啊，现下已经这样坏，大了瞧你怎么得了？”那女孩过去挽住他的手臂，央求道：“大公公，你别跟我爹爹说，好不好？他摔出了鼻血，你给他治治啊！”

那老者踏进一步，左手抓住武修文手臂，右手伸指在他鼻旁“闻香穴”掀了几掀。武修文鼻血本已渐止，这么几掀，就全然不流了，只觉那老者五根手指有如铁钳，又长又硬，紧紧抓着自己手臂，心中害怕起来，微微一挣，竟是动也不动，当下手臂一缩一圈，使出母亲所授的小擒拿手功夫，手掌打个半圈，向外逆翻。那老者没料到这小小孩童竟有如此巧妙手法，被他一翻之下，竟尔脱手，“噫”的一声轻呼，随即又抓住了他手腕。武修文运劲欲再挣扎，却怎么也挣不脱了。

那老者道：“小兄弟别怕，你姓甚么？”武修文道：“我姓武。”那老者道：“你说话不是本地口音，从哪里来的？你爹妈呢？”说着放松了他手腕。武修文想起一晚没见爹娘，不知他两人怎样了，听他问起，险些儿便要哭出来。那女孩刮脸羞他，唱道：“羞羞羞，小花狗，眼圈儿红，要流油！”

武修文昂然道：“哼，我才不哭呢！”当下将母亲在陆家庄等候敌人、父亲抱了哥哥不知去了那里、自己在黑夜中迷路等情说了。他心情激动，说得大是颠三倒四，但那老者也听出了七八成，又问知他们是从大理国来，父亲叫作武三通，最擅长的武功是“一阳指”。那老者道：“你爹爹是一灯大师门下，是不是？”